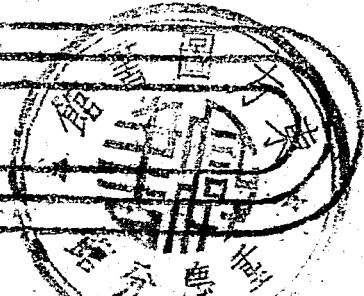


陳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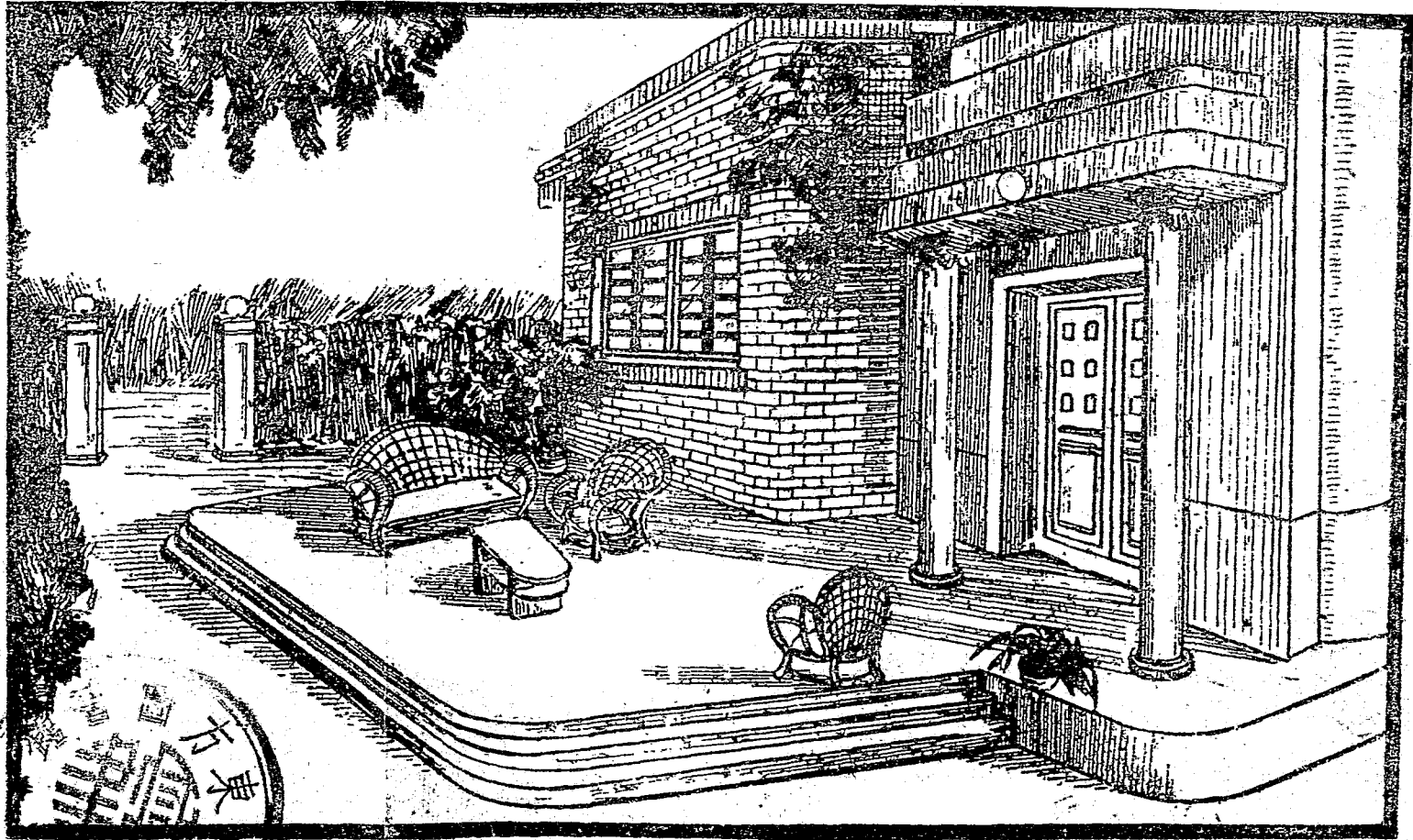
四幕浪漫悲劇

藍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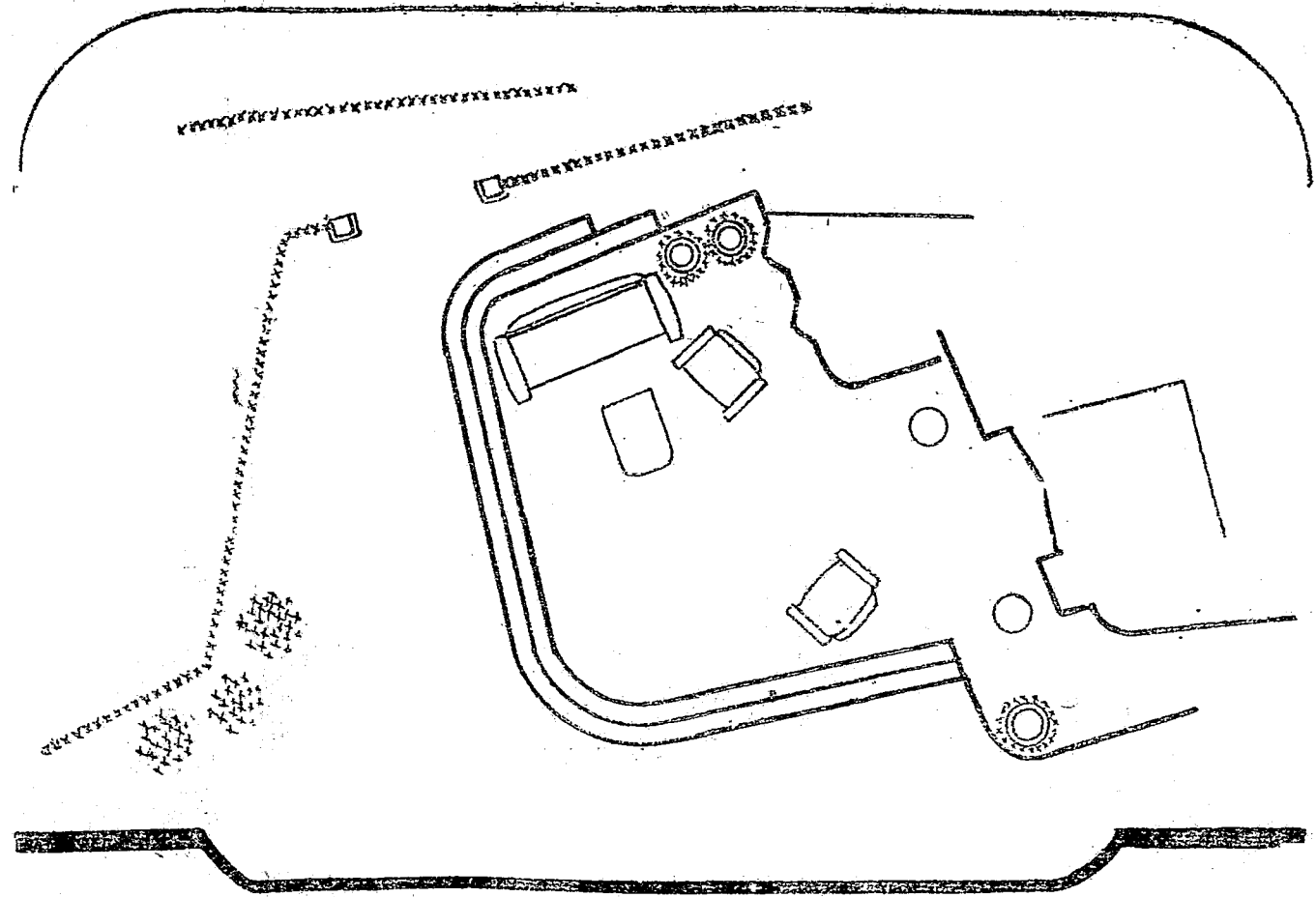
青島年書店發行





裝置設計 (透視圖)

— 盧 淦 —



【藍蝴蝶】裝置設計 (平面圖)

— 盧 淦 —

MG
I 234.6
115

藍蝴蝶

四幕浪漫悲劇

地點：上海。

時間：民國二十八年。

人物：錢孟羣 上海公共租界法院檢察官，年卅五。

婉君 孟羣的妻子，年廿四。

蔡有章 婉君五年前的戀人，年三十。

游素雲 婉君的老同學，音樂專門學校的教員，年三十。

喬遠鐵 素雲的表妹，年廿四。



3 1774 3146 1

王笑儂 關少，年二十八。

李七 刺客，年三十。

趙興 刺客，年二十四。

序 詞

（幕開前肉劇中人游業雲在臺前說出）

（一）

世界是一個舞臺，

人生是一本戲劇，

誰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場，

誰也不能夠在後臺休息。

（二）

戲劇離不開衝突，

生活少不了鬥爭。

一切的悲歡離合，
都賦與交戰的心靈。

(三)

說什麼紅巾翠袖，
說什麼俠骨柔情，
等到了夜闌人靜，
消滅得無影無形。

(四)

你瞧那淒涼的月色，
普照着荒草孤塋，
你聽那敗葉殘枝，
反映着斜陽暮景。

(五)

更無人歌騷歌曲，
更無人長嘆撫膺，
只有那藍色的蝴蝶，
留下了情人的象徽。

(六)

嚴重的時代已經來臨，
全面的抗戰驚起國魂，
聞轟轟彈雨槍林，
翻滾滾刀光劍影。

(七)

青山染遍_了赤血，
狂瀾掀起了怒潮，
平靜的十里洋場，

再不能安閒地舞蹈。

(八)

這其間有偉大的靈魂，
遭逢着最艱難的嘗試，
正氣射出了萬丈的光芒，
柔情引起了千縷的愁思。

(九)

我們要描寫戰場的光榮，
我們要描寫情場的痛苦，
我們要靜聽杜宇的悲聲，
我們要靜觀藍蝴蝶的飛舞。

(十)

戲劇建設崇高的藝術，
藝術表現精彩的人生，
舞臺的帳幕次第展開，
真實的人生並非幻景。

第一幕

背景：錢孟羣家花園。臺左可見房屋的一部份，有門通屋內。臺右有花木，臺中有高的籬牆，左右均有門。臺前設茶桌及藤椅。

幕開時：正是一個春天的早上，朝日從東方射來，一片明媚的景象。婉君哼着歌，穿睡衣，手提花籃花剪，從屋中走出來，一面唱歌，一面剪花，遠遠錢孟羣連聲呼婉君，聲音愈近，婉君愈躲，孟羣手執一種植物，面現驚喜之色。

孟羣

婉君！婉君！（四顧無人，上石階，進屋去。）

婉君！婉君！（婉君出。）

孟羣

婉君！婉君！

婉君

我在這兒！

孟羣 (出) 呵！你在這兒嗎？怎麼剛纔沒有看見你呢？

婉君 我有隱身法呢！

孟羣 你這個調皮的小孩子，衣服都沒有穿好，就跑出來了嗎？萬一

別人看見——

婉君 看見又怎麼樣？

孟羣 到也沒有什麼，——你總是這樣任性！

婉君 我喜歡！

孟羣 假如我不喜歡呢？

婉君 我管不着！(走開。)

孟羣 唉！我的小姑娘又發脾氣了嗎？過來，過來，讓我給你一點有

趣味的東西看！

婉君 (急回身) 什麼東西？

孟羣 這是 *Osmunda Regalis*，據世界上植物學家所有的記載，都是

紅的，今天我發現這一種却是黃的，而且葉子的形狀，也不同，這真是植物界一個大發現！

婉君

呵！原來又是一個大發現！

孟羣

婉君，你不要看輕牠，這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預備寫一篇論文。只要這一篇論文發表，我在國際科學界就可以佔一個很高的地位了。當然，在發表以前，我還得要費好幾個月工夫，仔細研究。

婉君

我知道。去年夏天，你不是曾經告訴我，你有一個大發現嗎？後來花了整整一個夏天，研究，研究——研究得飯都吃不好，覺也睡不着，結果毫無所得，你的身體却累壞了許多！

孟羣

那當然是一件可憐的事情，不過這一回我一定成功！

婉君

我看希望很小。我真不明白，你一個當法官的人，每天公事很忙，回家來已經很累。爲什麼要勉強去作一些不相干的研究，

不好好地休息休息呢？

孟羣

婉君，你不知道。這是醫治疲倦最好的方法，法律的事情，本來是乾燥無味。在我精疲力竭的時候，能夠抽一個機會，在大自然中，觀察一切的植物，想想牠們的道理。我精神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尤其是近兩年以來——

婉君

我知道你處境是很困難的。在這個公共租界裏邊，一方面有本國同胞的愛國活動，一方面又有日本浪人、漢奸、流氓的威脅利誘——

孟羣

你想不是很容易對付嗎？有幾次我都想辭職不幹，不過後來

婉君

你爲什麼又不肯辭職呢？

孟羣

我原是辭職了，換一個人來，受不了這一批人的壓迫，我們許多的愛國志士，更要犧牲了。

婉君 你在這兒，固然可以找機會保護一些人，但是日本人恨你入骨，你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孟羣 現在也管不着那樣多了。在這一個大時代中間，個人的死生禍福，本來無關輕重。你瞧，從八一三以來，單是上海一個地方，就被敵人殺害了我們多少有爲的青年？南京失陷，又被敵人屠殺了我們多少民衆？只要我們在艱難的環境中間，能夠替國家民族盡一點力量，就是犧牲也是很光榮的。

婉君 自然是很光榮。——不過，今天無論如何，我不許你到法庭去！爲什麼？

婉君 因爲我請了一大堆客人。

孟羣 唉！這樣國難時期，爲什麼還要花錢請客？

婉君 孟羣，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孟羣 四月六號！

婉君

五年以前的四月六號，你還記得嗎？

孟羣

呵，對了！我真該死！今天不是我們結婚的五週年紀念嗎？我們必須要大大地慶賀一下，讓我去——

婉君

用不着你操心，請帖五天以前我就發出去了，酒席，我也包好了，家裏一切我都佈置好了。你不信，到屋裏去看一看，你說漂亮不漂亮？

孟羣

對了，我得先進研究室去，把那些儀器都放好，再來幫你的忙。今天我一定不到法院去，雖然這夏三的事——

婉君

夏三是誰？

孟羣

你不用管了。我們今天要把一切拋開，盡情歡樂。結婚已經五年了，你對我永遠是那麼好，但如沒稱你，我真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回想五年以前，我第一次會見你——

婉君

不要回想了罷，你趕快進去把衣服換了，穿得整齊齊的，心裏

不定客人一會兒就要來。

孟羣

好的，好的。

婉君

呵，轉來！

孟羣

什麼事？

婉君

你把這一束花，拿去插在大客廳的花瓶裏面。

孟羣

好的！你不進來換衣服嗎？

婉君

我還要剪一些小花，回頭擺在餐桌上。

孟羣

好的！好的！（回身）婉君！

婉君

怎麼樣？

孟羣

我應該穿那一件衣服呢？

婉君

一星期以前，我教裁縫替你縫的那一套黑西裝。

孟羣

打那一條領帶呢？

婉君

前天我在先施公司替你買的那條紅領帶。

孟羣 我老是打得不好看，還是你來替我打罷！

婉君 我那兒有功夫？你先去罷。不好看，回頭我再替你打。

孟羣 好的！好的！（進屋）

（婉君繼續剪花）

素雲 婉君！

婉君 （急回身）誰？

素雲 我！

婉君 呵，素雲！我道是誰，把我駭一跳！

素雲 對不起！

婉君 沒有關係。我真高興，你來了。你幹嗎來得這樣晚呢？自從北平分手後，這幾年你到那兒去了呢？來，來！請坐下，我們要好好地談一談。

素雲 婉君，你這一身衣服真漂亮！

婉君

素雲，你笑我嗎？你不贊成我這樣裝束嗎？剛纔我們那一位已經教訓過我了！

素雲

那兒的話？我喜歡你還是從前那樣地天真活潑，坐擁來，讓我仔細瞧瞧。你簡直沒有變，一點都沒有變，不但性情沒有變，連像貌都沒有變。

婉君

真的嗎？但是我自己覺得，我的心已經老了！

素雲

爲什麼？

婉君

難說！

素雲

孟羣爲人怎麼樣？

婉君

他是一位誠實的君子。

素雲

他愛你嗎？

婉君

他一天也離不開我。

素雲

那不是頂好的嗎？

婉君

當然是頂好，難道還有更好的嗎？但是素雲，你知道，我是最喜歡幻想的人，我常常幻想着一種不同的生活。緊張、熱烈、豐富、神秘、痛快地笑，痛快的哭，那怕犧牲了性命，也沒有關係。——不過這些都是瞎談，不要再談我了罷。你呢？這幾年來，你的生活怎麼樣？

素雲

我的生活，說起來非常簡單。愛上了一位軍人，結婚，生了兩個孩子，第三年丈夫死掉，沒有留下一塊錢，窮、苦，死命地掙扎，抗戰以後，受不守北平空氣的壓迫，好容易想出辦法，前一個月跑到上海來。

婉君

真可憐，到上海既然已經一個月，幹嗎不早來找我呢？我那兒有工夫，我得找事情哪。

婉君

找好沒有？

素雲

當然找好了。

婉君

什麼事？

素雲

我還有旁的事？我在音專當教員。

婉君

那再好不過了。素雲，你知道，我一生喜歡音樂，差不多入了迷，因為音樂能夠解脫人生的痛苦。只可惜我沒有工夫好好學

●素雲，以後你能幫助我嗎？

素雲

當然不成問題。不過談到解脫人生的痛苦，音樂對於我或許還有點意義；對於你，可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婉君

你怎麼知道？

素雲

婉君！好好地站着，把眼睛看着我！答覆我的問題！

婉君

你問罷。

素雲

你丈夫愛你嗎？

婉君

他愛我！

素雲

你愛你的丈夫嗎？

婉君

我愛他！

素雲

你還愛旁的人嗎？

婉君

不愛！

素雲

小心！誠實地答覆我！你還愛秦有章嗎？

婉君

誰？

素雲

秦有章！

婉君

你怎麼忽然提到他？

素雲

你還愛他嗎？

婉君

我不知道！你在那兒見着他？

素雲

我不知道！

婉君

素雲，你一定知道，到底你在那兒見着他？五年以前，他不是

素雲

到法國，就沒有回來嗎？

素雲

是呀，沒有回來呀！

婉君 現在呢？

素雲 誰知道！

婉君 素雲，你再不說，我要生氣了。

素雲 瞧，你急得這麼個樣兒！你安靜一點，我當然告訴你。

婉君 他在那兒？

素雲 他現在是我的同事。

婉君 他也在音專嗎？

素雲 是的。

婉君 他提到我嗎？

素雲 提到了。

婉君 他恨我嗎？

素雲 他恨你。

婉君 他不願意再見我了嗎？

素雲

不願意。

婉君

你怎麼知道？

素雲

他親口對我說的。

婉君

當然，當然，這是很自然的！從前我太對不起他了！

素雲

從前你們是怎樣鬧翻的？

婉君

完全因為我的母親——現在什麼也不用談了！

素雲

你不願意再見他嗎？

婉君

不願意！

素雲

你恨他嗎？

婉君

我恨他。

素雲

恨得很利害嗎？

婉君

很利害！

素雲

那麼他的客算白請了！

婉君 怎麼樣？

素雲 他託我帶了兩張票來，請你們倆夫婦今天晚上去赴音樂會。

婉君 什麼音樂會？

素雲 音樂專的音樂會。

婉君 他表演嗎？

素雲 三分之二的節目都是他包辦。他的提琴是最精采的，你去嗎？

婉君 我不去。

素雲 孟琴呢？

婉君 我不去，恐怕他也不會去。

素雲 我敢說他一定去。

婉君 爲什麼？

素雲 他同有章是好友。他對有章的印象也不錯，而且有章當面請過

他。

婉君 有章什麼時候認識他的？

素雲 一個星期以前。

婉君 奇怪！他怎麼不告訴我呢？

素雲 以後自然會告訴的，而且有章一定會到你們家裏來的。

婉君 來就來好了。反正沒有關係！

素雲 也許沒有關係，也許有，人生是很難說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常常發生。五年以前，誰想到你會嫁給錢孟羣？五年以後，誰想到你會遇見秦有章？人生就像航海一樣，風平浪靜之後，又有駭浪驚濤。在這種時候，航海的人，就得要自己有把握，要不然是很危險的。

婉君 我不相信會有什麼危險！

素雲 你有把握嗎？

總着 我倒有把握。你有沒有把握，我就不知道了！

素雲 你簡直是小孩子！你怎麼能夠吃我的飛醋呢？

（喬玉璞，王笑儂，在外面的聲音。）

玉璞 我說不行！

笑儂 我說行！

玉璞 我說不行！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

婉君 那兒有客人來了。請你替我招待一會，我去換一換衣服就來。

（婉君進屋。喬玉璞、王笑儂入。）

玉璞 呵，素雲！你也在這兒嗎？

素雲 是的，我今天特意來看婉君。

玉璞 婉君在家嗎？

素雲 她進去了，一會就出來。怎麼樣？你們進屋裏去嗎？

玉璞 這兒清爽得很，我們就在這兒坐罷。——呵，對了！笑儂，過

來！讓我替你們介紹。這一位是游素雲女士，音樂專門學校的教授，我的表姐。這一位是王笑儂先生，上海鼎鼎大名的文化人，沒有著作的作家，對於戀愛問題，極有研究。素雲，你得提防着他一點！

素雲 玉瑛，你真會開玩笑！王先生請坐！

笑儂 謝謝！

玉瑛 素雲，你知道我今天爲什麼來嗎？

素雲 我不知道！剛才婉君提到客人，難道她家裏有什麼事情嗎？

玉瑛 今天是婉君和孟羣結婚的五週年紀念日。

素雲 哦，對了！今天不是四月六號嗎？真該死！我怎麼會忘記呢？

玉瑛 這到沒有什麼關係，反正你來就成了。本來我應當中午纔來，

剛纔笑儂告訴我一個消息，所以我趕快就來了。笑儂，不是嗎？

笑儂 是的。

素雲 什麼消息？

玉瑛 這個消息，同孟羣婉君有密切的關係。笑儂，你講好了。

笑儂 對，我講。——但是我講什麼呢？

玉瑛 就是講夏三。

笑儂 是的，是的！講夏三。——但是夏三怎麼樣呢？

玉瑛 我看你又多喝了幾盃酒。你剛纔不是講孟羣要派人去捉夏三嗎？

笑儂 是的，是的。孟羣要派人去捉夏三，但是我想最好不要去捉。

素雲 夏三是什麼人？

玉瑛 夏三是上海的流氓頭，抗戰以來，在租界專門幫助日本人屠殺

中國的愛國志士。現在他又犯了幾件凶案，孟羣要派人去捉他

素雲 那不是頂好的嗎？

玉瑛 你不知道夏三的危害。他的黨羽很多，現在孟華要去捉他，你想不是頂危險的嗎？

笑僕 是的，頂危險！

素雲 但是孟華是檢察官，他又是中國人，有什麼辦法呢？

玉瑛 現在處着這樣動亂的時代，那樣事情認得真？並且個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假如不趕快抓着機會，及時行樂，不久我們都變老了，那總後悔不轉來哪。就拿孟華來說罷，他的社會地位是很高的，他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他何苦一定要去同夏三這樣的人作對，把自己的生命，地位，家庭幸福，一齊毀壞呢？萬一出了什麼意外，我們作朋友的人，看着也是頂難受的。你說不是嗎？

素雲 你的話自然是有道理，但是孟華的看法，也許不同。我到上海

雖然不久，許多人已經告訴我，他是一位極公正同時又極固執的人。

玉璞 孟羣的性情，我自然知道。不過這件事情，婉君可以影響他，保全他。他平素是很相信婉君的。並且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個可怕的消息！

素雲 什麼消息？

玉璞 這個話說起來就長了。你知道夏三從前是什麼出身嗎？不知道。

玉璞 他是笑儂父親的汽車夫。笑儂的父親對他很好，據說是曾經救過他的命，所以他對笑儂一家人永遠是要好的。他常常到笑儂家裏來，前天他喝醉了，他對笑儂說，他要殺一個人。

素雲 他要殺一個人嗎？

玉璞 是的，他要殺一個人。笑儂問他要殺那一個，他說他要殺錢孟

羣！

素雲 他幹嗎要殺孟羣呢？

玉瑛 因為孟羣老同他作對，辦了他好幾個同黨的人。笑儂問他怎樣的殺法，他說以後就知道。

素雲 這樣說來，孟羣不是很危險嗎？

笑儂 對了，很危險！

玉瑛 這不算很危險，危險還在後面呢！你聽我說：昨天他又到笑儂家裏去了。笑儂問他：「你不是要殺錢孟羣嗎？殺了沒有？」他氣壞了，說：「我殺他？他還要殺我呢！」笑儂問他：「到底怎樣一回事？」他說：「錢孟羣已經派偵探跟着我，要逮捕我，我非馬上給他一個教訓不可！」所以這件事情已經很緊急。

素雲 那怎麼辦呢？

玉璞

我的意思是：冤仇宜解不宜結。我想先同婉君談談，假如孟羣肯聽我的話，我可以讓笑儂去疏通一下，和平解決。笑儂當然是肯幫忙的。

笑儂

幫忙不成問題。

玉璞

素雲，你想這不是頂好的嗎？

素雲

好到好，就是怕孟羣——

（孟羣繞君出。）

婉君

你瞧，客人來了這樣多，主人一個都不在。連茶都沒有喝一盃

！玉璞，你好嗎？孟羣，你會遇這一位王先生嗎？

孟羣

上次不是來過嗎？王先生你好？

笑儂

很好！

孟羣

素雲，真高興，你也來了。（與素雲握手。）

婉君

請大家到裏邊去坐好不好？

玉瑛 不，婉君，讓他們在這兒坐一會，我有幾句緊要的話馬上要同你談。

婉君

什麼緊要的話？是不是關於你結婚的問題？

玉瑛

不要瞎說，來！

（玉瑛，婉君，至籬牆後。）

慕雲

孟羣，我們學校的同事秦有章先生託我帶得兩張票來，要請你們兩位今天晚上去赴香專的音樂會，希望你們能夠去。

孟羣

那不成問題，秦先生是一位絕頂聰明的藝術家。昨天晚上那一次短短的演奏，是我生平所聽的最美的演奏。王先生，你喜歡音樂嗎？

笑笑

音樂嗎？我喜歡。

孟羣

你最歡喜什麼人的音樂？

笑笑

這個——很難說！

孟羣 你喜歡貝多芬嗎？

笑儂 誰？

孟羣 貝多芬。

笑儂 哦，對了，是不是大舞臺唱小旦的那一位白大芬？他同他的妹妹白小芬嗓子都很好，臉子都長得不壞！

孟羣 是的。素雲，近來很忙嗎？

素雲 教書的人，那裏談得上忙？在上海這個地方，你們當法官的人纔真忙呢！

孟羣 是的，這兩年來，事情可真不少，特別是這幾天——

素雲 孟羣，你知道上海有一個頂利害的流氓夏三嗎？

孟羣 知道。

素雲 最近他犯了什麼案嗎？

孟羣 有幾件。

素雲 法庭要逮捕他嗎？

孟羣 法庭已經逮捕他了！

素雲 怎麼樣？已經抓住了嗎？

孟羣 剛纔接着法庭的電話，已經抓住了！

素雲 抓住了，打算怎麼辦？

孟羣 這要看審判的結果。

素雲 聽說他的黨羽很多，審判的時候，不怕發生事情嗎？

孟羣 法庭早有準備了。六挺機關槍，兩百個全副武裝的巡捕，我想儘夠對付他們了。

素雲 你自己呢？

孟羣 我根本沒有考慮我自己的問題。

（玉瑛，婉看出。）

玉瑛 婉君，你必須要聽我的話！

隨着

我盡力就是了。

素雲

玉璞，隨着，你們知不知道？夏三已經被捕了！

玉璞

夏三已經被捕了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幕)

第二幕

背景：同前。

時間：第二天早上。

幕開時：婉君獨坐沉思，起坐不安。素雲從屋內出。

素雲 婉君，昨天晚上音樂那樣好，你幹嗎不聽完就走了呢？

婉君 我不喜歡！

素雲 你幹嗎不喜歡呢？你不是頂喜歡音樂嗎？

婉君 我不知道！

素雲 你不知道，我知道。

婉君 你知道什麼？

素雲 我知道你哭了！

婉君 沒有的事！

素雲 得了吧！你還要騙我。假如我不看見你哭，昨天晚上，我就不會到你這兒來了。

婉君 謝謝你！

素雲 不過很奇怪！當我來的時候，你幹嗎又不在家呢？

婉君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我去拜訪一位朋友。

素雲 拜訪那一位朋友？

婉君 你管不着！

素雲 我當然管不着，不過拜訪朋友，一直到天明還不回來，當老朋友的人，就不能不担一點心了！

婉君 你用不着替我擔心！

素雲 難道我不應該嗎？我看你老不回來。又怕孟華知道。只好吩咐

王媽告訴孟羣，你已經安息了。再叫她替你等門。同時，我把房門鎖上，生怕孟羣要進屋來找你。幸虧他回來一句話都沒有多問，我的行爲，總算對得住老朋友了。

婉君

當然對得住，我應當感謝你！

素雲

我倒用不着你感謝我，我只要求你以後再不要這樣荒唐。你也

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

婉君

人生本來就不是開玩笑的！

素雲

婉君，請你讓我告訴你一段經驗。大約在我九歲的時候，有一

天我到一位同學的家裏。他們家裏有一座大花園，裏面種了許

多的芍藥花。

婉君

許多的芍藥花嗎？

素雲

對了，許多的芍藥花。有紅的，有白的，開得異常地鮮明美麗

。我看了又看，愛極了，捨不得離開。

婉君 難怪你捨不得離開，我也頂喜歡芍藥花的。

素雲 那一位同學看見我喜歡，他說：「你既然喜歡芍藥花，為什麼

不帶一株回去種呢？」我聽見這一句話，心都跳了。我說：「我真的可以帶一株回家嗎？」他說：「當然可以，我們家裏有的是。」——

婉君 你就帶了一株回家嗎？

素雲 是的，我竟帶了一株回來。我親手把牠種在花盆裏邊。每天早

上澆了水，纔去上學，下了課回家，又去澆水，這一盆花，居然活了。原來的兩朵花開得很好，雪白的，我一刻也不忍離開牠。有時候，還有蝴蝶，在牠們面前飛來飛去呢！——

婉君 真有意思！

素雲 那知道後來——

婉君 後來怎麼樣呢？

素雲 後來有一天晚上，在中夜的時候，起了一陣狂風暴雨。雨打在

屋瓦上，蒼沓地響，風猛烈地搖撼門窗，好像整個屋，都要吹去一樣。電光不斷在窗前閃亮，雷打起來，總在屋子的前後。我很早就驚醒了，一雙手緊緊抱住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再三安慰我，叫我不害怕。我心裏漸漸地安靜了。但是忽然之間，我想起了我的花——

婉君 對了，你的花呢？

素雲 我急了，立刻要起來，出去看。母親不許我出去，我一定要出去。對面床上父親聽見了，怒聲責備我，我不敢再辯話，悄悄地伏在被裏，好久都沒有睡着，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

婉君 花還是好的嗎？

素雲 四朵花全吹散了！花盆倒在地下。

婉君 可真憐！

素雲

你說不是嗎？我心裏難過極了，回房裏，倒在床上大哭了一場，一連兩頓都沒有吃飯。我的父親看見我這個樣子，他倒沒有罵我，叫我到書房裏邊去。他說：「素雲，凡事都不能勉強，你得着這一盆花，是你沒有想到的，現在你失掉這一盆花，也是你沒有想到的。想不到的事情，你只有聽其自然，心裏不可存絲毫的沾滯。人生的痛苦，就是在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限制。年齡越大，經驗越多，你就知道認識自己的限制。現在這一盆花已經損壞了，無論你怎麼悲哀痛苦，你也不能把牠再活轉來，你爲什麼氣得連飯都不吃呢？現在好好聽我說，去吃飯，不要這個樣子。」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嘗試人生限制的痛苦。婉君，人生就是這樣，你應當知道。

婉君

素雲，謝謝你繞了這樣一個大彎來規勸我。——但是，我根本用不着！

素雲 爲什麼呢？

婉君 因爲我有我的把握。

素雲 把握在那兒？

婉君 在我自己的良心。並且我還可以誠實地告訴你，我生平沒有作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情。今生今世也決不會作任何對不起人的事情。

素雲 那就好極了。你瞧，那裏孟羣來了。（孟羣從屋出。）

孟羣 素雲，你好？昨天晚上謝謝你那樣關心婉君。婉君，你好了嗎？

婉君 早好了。本來沒有什麼。

孟羣 昨天晚上，在音樂會，你忽然說你有點不舒服，要回家，你又不許我陪你。等我回家的時候問用人，纔知道素雲也來了。因爲你們已經休息，所以沒有驚動。婉君，你睡得好嗎？

婉君 睡得還不錯。

孟羣

最好不過了。我想你昨天招待了那樣多客人，太辛苦了，到了晚上當然不能支持。只要能夠好好睡一覺，精神自然可以恢復。不過，依我看，近來你的身體，似乎已經不及從前了。你應當好好的保重你自己。

婉君

我那一點不保重我自己呢？

孟羣

你常常看小說到很夜深，有幾次簡直到天明，這是不應該的。

婉君

我睡不着，有什麼辦法呢？

孟羣

晚上少睡一點，也沒有關係，只要白天能夠補睡，但是白天你精神又興奮得很。

婉君

孟羣，你又要教訓我，是不是？

素雲

婉君，孟羣不是教訓你，是担心你！

婉君

好，你是我的老朋友，不幫我的忙，反而幫的他忙，真正豈有此理！不過兩個打一槓，贏了也不算英雄好漢！

素雲 婉君，你真是小孩子。

孟羣 你瞧，她不是嗎？平常她總不聽我的話，很晚都不睡覺，昨天晚上我知道她睡得很好，所以後來發生那樣大的事情，我也沒有立刻告訴他。

婉君 孟羣，你說什麼？發生了什麼大事情？

孟羣 我進屋子不到一刻鐘，正要預備睡覺，忽然衣櫥後面走出一個人來。

婉君 誰？

素雲 他來幹嗎的？

孟羣 他左手拿一張支票，右手拿一支手槍。

婉君 手槍嗎？

孟羣 他說：錢先生，對不起！我有兩件東西，聽憑你選擇，你是願意接受我左手的支票？還是願意接受我右手的手槍？

素雲

真奇怪！

婉君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孟羣

他的意思很簡單。假如我答應在今天開庭的時候，能夠設法把

夏三放掉，我就可以拿他的支票。上面寫的兩萬塊錢。還有三萬塊錢三日後再付。假如我不答應，他就要——

婉君

他就要槍殺你嗎？

孟羣

大概是這個意思。

婉君

你就答應他了嗎？

孟羣

當然沒有答應。我說：我在上海公共租界作了三年的法官，從

來不受任何方面的威脅利誘。夏三犯了罪，法庭自有正當的裁判。

素雲

他怎麼說？

孟羣

他叫我小心。假如我動了夏三一根毛，他就要砍掉我的大腿來

賠他。我說：不要說砍掉我的大腿，就是砍掉我的腦袋也沒有關係。

素雲 他怎麼辦呢？

孟羣 他非常生氣，把手槍舉起來，對着我的胸口……

婉君 他開槍了嗎？

孟羣 當然沒有。我看見他舉起槍，我爽性坐在椅子上，同時告訴他瞄準一點，省得打第二槍，驚動了外邊的人。

素雲 孟羣，我佩服你的勇氣！

孟羣 謝謝你！

婉君 後來呢？

孟羣 他似乎把我沒有辦法，只好把槍又放下來。他說：今天晚上暫且留你一條命，明天再說好了。他又把支票放在桌子上，他說：請你仔細想一想，你是有家有室的人，何苦一定要同夏三作

變呢？我說：夏三也是有家有室的人，何苦一定要幫助日本人，同中國人作對呢？他聽了一言不發，惡狠狠地看我一眼，就翻窗子走了。

素雲

真危險！

孟羣

這樣的危險，已經不只一次了。現在這個時候，在上海作法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素雲

豈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簡直是一件拚命的工作！

孟羣

是的，你說得很對，這是一件拚命的工作。這一次的戰爭，是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每一個國民都負得有拚命的責任。我們當法官的人，那能例外呢？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只有用血，纔能爭回牠的獨立自由；只有用血，纔能夠洗淨牠的奇恥大辱；只有用血，纔能夠——不還不用講了罷，再講下去，又有點像抗戰劇本上的臺詞了。婉君，你瞧，你瞧，我的領帶打得怎麼樣？

婉君 糟透了！

孟羣 那末還是請你替我打過罷。（婉君替打領帶）婉君，我真是沒有法子離開你，假如有一天我失掉了你，我真不知道怎麼辦呢？不過，不會的，我想，我這一生決不會失掉你，也許你會失掉我。

婉君 我那兒會失掉你呢？

孟羣 這還不容易嗎？你想，昨天晚上，假如那一位威脅我的人，手指頭稍爲一動，你不是立刻就會失掉我嗎？

婉君 不會的，孟羣，不會的！

孟羣 婉君，請你不要發愁。一個人的生死，是不足輕重的，只要在他死後，能夠在大多數人的心靈上留下一個深刻的紀念，不但但是大多數人，而且是牠最心愛的人，只要這一個人能夠永遠愛他，他的生就不是白生，他的死就不是白死了。

婉君 孟羣，我是永遠愛你的。

孟羣

當然，我知道。我是你最親愛的丈夫，你是我最理想的妻子。不過，婉君，你要知道，一個男人，不但想作他妻子的丈夫，而且更想作他妻子的情人。

婉君

呵，孟羣！

孟羣

對不起，婉君！我今天不知道爲什麼，心裏有點傷感，不知不覺地說了一些無意識的話。素雲，你知道一種藍蝴蝶嗎？

婉君

什麼藍蝴蝶？

孟羣

一種很小的，藍顏色的蝴蝶。在我採集植物標本的時候，常常看見他們在草地上飛來飛去。不過他們最喜歡盤旋的地方，就是墳墓上的青草。有一天我碰見一個鄉間的孩子，我笑問他藍蝴蝶是從那兒來的，你知道他怎樣告訴我嗎？

素雲

他怎樣告訴你呢？

孟羣

他說這是死人變的！

素雲 是死人變的嗎？

孟羣 對了，是死人變的。他說：從前有一個男人，愛了一個女子，但是這一個女子却不愛他。他死了，埋在墳墓裏邊，每天仍然想念他的情人，他的魂魄變成一隻藍蝴蝶出來看望。他的情人一天不到，他一天就不停止飛。我問他是誰告訴他的，他說：是去年一個癩頭和尚告訴他的。

素雲 這真是無稽之談！

孟羣 你說是無稽之談嗎？我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有意思。後來每次出去採集植物標本，我都留心觀察藍蝴蝶。我越看越像，我相信，假如我死了埋在地下，我一定會變作一個藍蝴蝶，在墳墓上飛來飛去。

婉君 孟羣，你爲什麼老講這些無意識的話？

孟羣 對不起，婉君！我真不知道今天是怎麼一回事，心裏老是這樣

傷感。素雲，你該不會笑我體小對了，我還有一件東西，要給你們看。

婉君

什麼東西？

（孟羣在衣袋內取出皮包，拿出一張支票。）

孟羣

你們看！

素雲

這就是昨天晚上那一個人給你的支票嗎？

孟羣

對了。就是那一張支票。

婉君

你預備怎樣處理牠？

孟羣

這個東西太有用處了！

婉君

有什麼用處？

孟羣

根據這一張支票，不但可以決定夏三威脅利誘法官的罪名，而且還可以證明夏三其他的罪狀。事實上很明白，假如他沒有真實犯罪，他何必派人作這一種舉動呢？

素雲 但是夏三可以不承認這張支票是他的。

孟羣 他怎麼能夠不承認？這兒不是他的圖章嗎？他那樣精明的人，

這一回却幹出這樣笨的事！

素雲 他也許沒有想到，你會把這張支票拿到法庭。你真的決心要定夏三的罪嗎？

孟羣 當然要定他的罪，殺人是不可饒恕的，何況他殺的都是本國英勇抗戰的同胞？這個人不消滅，中國抗戰的前途，又多一層阻礙，我早就想解決他了。

素雲 難道你不怕自身的危險嗎？

孟羣 婉君總可以告訴你，我是不怕的！我現在馬上就要到法院去了。現在就要去嗎？連早飯都不用嗎？

孟羣 剛纔起床，就接着法院的電話。我就叫用人給我東西吃了。

那兒有很多事情要準備，我得趕快去。素雲，盪不起，我不能

婉君 誰？
陪你！不過一會你的一位同事就要到這兒來。

孟羣 就是秦有章。昨天晚上音樂會開完，我就約好他了。本來以為至少可以同他吃早餐，誰知道法院的事情會這樣急？回頭他來，婉君替我道道歉好了。千萬留他吃午飯。我想，十二點我準可以回來。再見！

素雲 再見！

婉君 孟羣，你經過玉璞家的時候，也約她來一塊兒吃午飯，好不好？
孟羣 好的，回頭見！（孟羣出。）

素雲 孟羣真是一個最可欽佩的人！

婉君 你說不是嗎？

素雲 婉君，剛纔你為什麼不勸勸他，把夏三的事情放和緩一點呢？
我很替他擔心。

婉君 孟慕的性情，素來就是這樣。平常任何事情都將就我，可是一談到公事，我是半句話也說不進去的。你瞧昨天玉璞勸了他那樣多，結果有什麼用處？

素雲 他今天幹嗎這樣感傷呢？

婉君 我不知道。

素雲 他幹嗎要約有章來吃早飯呢？

婉君 我不知道。

素雲 他知道你同有章從前的關係嗎？

婉君 我想，他不知道。

素雲 假如他知道呢？

婉君 知道又有什麼關係？我還是我。你不餓嗎？我們進去看早點罷。

（兩人正進屋，奏有章上。）

有章 錢先生在家嗎？

(兩人回身，素雲上前，婉君呆立不動。)

素雲 呵，有章，你來了嗎？錢先生因為法院來電話有緊急的事情出去了。婉君，你呆在那兒幹嗎？過來會會老朋友呢！

婉君 (驚回上前，與有章握手。態度立刻自然。) 有章我真高興，能夠又會見你。

有章 我尤其高興，昨天晚上又着見你！

婉君 你還認識我嗎？隔了這樣多年，又在那樣多人裏邊！

有章 當然認識，因為你並沒有變。

婉君 (笑。) 我還沒有變嗎？已經是一位老太太了！

有章 (笑。) 像你這樣年輕貌美的老太太，恐怕世界上並不多罷！

——錢先生不在家嗎？

婉君 真叫不起！他約你來吃早飯，他自己又不能不出去。你該不介意罷？

有章 那兒的語？

婉君 這樣我纔放心。請坐罷。整整五年不見面了，你得詳細告訴我一切的經過。

有章 當然要告訴。

素雲 你們兩人坐一會罷，讓我進屋子去看看。早飯預備好了沒有？

婉君 這是什麼話？應當我去。

素雲 不，不，還是我去，你太累了。

婉君 笑話！素雲，請你不要忘記這是我的家！

素雲 雖然是你的家，關於這一類的事情，我比你還有把握。（不願進屋。）

（兩人相對無言，婉君起立看花。）

有章 婉君！

（婉君不語。）

有章 婉君！你生我的氣嗎？

婉君 你說我應不應該生你的氣？昨天晚上我已經要回來了，你偏偏又要追上來，讓我在咖啡店等了整整一個半鐘頭。

有章 音樂會還有我的節目，我不能不演奏完呀！等到散會，我正要去，偏偏你丈夫又來拉着我談了一大陣。這完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婉君 這也算了，但是後來你爲什麼又不放我走呢？一直談到天明！真是太荒唐了，萬一孟琴知道——

有章 他知道了嗎？

婉君 幸虧素雲來替我掩飾，要不然，我怎樣解釋我自己？

有章 我想你也用不着解釋，你就明白告訴他好了。

婉君 胡說！

有章 婉君，你也知道，我們兩人是分不開的。五年的時間，沒有把

我們分開，世界上任何的力量，也不能把我們分開。昨天晚上，我站在臺上，一眼瞧見你，我全身像中了電一樣。後來我把全副的感情，都放在提琴上面。我敢說，我一生奏琴，沒有加上那樣濃厚的感情。

婉君

你的感情太濃厚了！

有章

許多聽衆，不是都感動得流淚嗎？你不是承認，你也流淚嗎？要不是流淚，我就不會早走了。

有章

婉君，你也知道，我們是互相需要的。從今以後，請你不要再離開我！五年以來，我心裏常常都在幻想，我幻想你永遠在我的身旁，我幻想我們一塊兒過着光明、美麗、甜蜜、自由的生

婉君

活。
幻想的生活，自然很好，但是有一些幻想，我們不應當使牠成爲事實。

有章 那一類的幻想？

婉君 就是你剛纔那樣的幻想，同道德衝突的幻想。

有章 婉君，爲什麼我們要讓道德來拘束我們呢！

婉君 道德不是拘束，牠從我們的內心自然發生。真正道德的人，是自然的人。

有章 這也不過是哲學家故意弄玄虛，來安慰我們罷了，難道你真正相信嗎？

婉君 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

有章 是什麼問題呢？

婉君 是良心允許不允許的問題。

有章 良心是什麼？

婉君 我不是哲學家，我不能勉強下定義，然而這是事實，我親切地感覺牠，我的行動，不能不跟着牠走。

有章 婉君，假如你有一天發現良心是一個騙人的東西，難道你也滿

首帖耳，願意服從牠一切的命令嗎？

婉君 我已經服從牠五年了！

有章 難道還不夠嗎？人生有幾個五年？五年以前，你因為要安慰你

多病的母親，忍心拋棄我。五年以後，你因為怕損傷了你誠實的丈夫，又要忍心拋棄我。拋棄我，我難受，我也不失悔。但是你呢？

婉君 請你不用管我好了！

有章 我怎麼能夠不管你？你是我世界上最心愛的人。尤其是昨天晚上談話以後，我知道你仍然一心一意地向着我。假如我們不想出一個正式解決的方法，這樣矛盾的生活，以後你也過不下去的。

婉君 有章，你應該知道，孟羣現在過的是最堅苦最卓絕的生活。他

的人格太高尚了，我只要稍爲有一點良心，我不能說這樣的話，來傷他的心！

有章 難道你就願意傷我的心嗎？

婉君 我當然不願意傷你的心。但是處在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時代，一位愛國志士的心，是更重要的。

有章 婉君，你說你的丈夫是一個愛國的志士，我就不是嗎？

婉君 你也許有愛國的情操，但是你還沒有擔當愛國的工作。

有章 婉君，你知道夏三是誰逮捕的嗎？

婉君 是法院的巡捕。

有章 當然是法院的巡捕。但是誰又能夠報告巡捕關於夏三的一切消息，讓他們一去就可以逮捕夏三呢？

婉君 是你嗎？

有章 婉君，你知道你丈夫爲什麼回我要好？

婉君 爲什麼？

有章 他奉了政府的命令。

婉君 有章，到底你在上海幹什麼？

有章 我不應該告訴你，不過你既然逼着我，我只好讓你知道。我愛國的情緒，並不亞於你丈夫！而且我冒的危險也不在他之下！個人有個人的問題，國家有國家的問題，你應該分別清楚。

素雲（出）

婉君，有章，早飯已經預備好了，你們進來吃飯罷。有章，怎麼樣？話講完沒有？

有章 那兒講得完？多着呢！

素雲 以後慢慢講好了。——婉君，你瞧，那兒不是一隻藍蝴蝶嗎？

有章 那兒有藍蝴蝶？

第三幕

背景：同前。

時間：晚餐後。

幕開時：月光如晝。趙興，劉七，持手槍，偷偷進來。

趙興 劉七，什麼時候了？

劉七 早着呢？我想還不到八點鐘。

趙興 那我們怎麼辦呢？

劉七 等着好了，一有機會就下手，反正今天晚上他逃不掉的。

趙興 錢孟羣這個傢伙，真是豈有此理，我非把他幹掉不可！

劉七 今天的事情，也太出人意外，起初以為不過審問，誰知道審問

以後，立刻就拿去槍斃呢？

趙興 他媽的，真氣人！

劉七 趙興，你知道，這一次夏三被捕，是誰走漏消息的嗎？

趙興 誰？

趙七 就是秦有章。

趙興 秦有章是誰？

劉七 他是音樂專門學校的教授。

趙興 他幹嗎要同夏三作對呢？

劉七 他名義上是教授，實際上是上海特務工作隊的副隊長。夏三的

一舉一動，他都知道。那一天早上，夏三還在床上，巡捕從窗子上翻進來，就把他抓住了。領隊的人，就是秦有章！

趙興 這個傢伙也不得活！

劉七 當然不得活，今天晚上，二老板也要派人到音專去的。——

心，那兒有人來了。趕快躲！

（兩人一藏屋角，一躲籬牆，喬玉瑛、王笑儂挽手散步從右入）。

玉瑛 笑儂，你不覺得今天晚上月色頂美的嗎？

笑儂 沒有什麼意思！

玉瑛 怎麼說沒有意思？我最喜歡看月光下的景象，山水樹木，無一樣不有一種特殊的風味。

笑儂 我最不喜歡月光，什麼東西都是糊裏糊塗的。依我看，還是電燈好。

玉瑛 你真俗氣！

笑儂 我雖然俗氣，但是我也不肉麻。那些假充風雅的人，纔肉麻呢？

玉瑛 你敢罵我嗎？

笑儂 我不是罵你，我是罵那一些裝模作樣的名士、詩人。

玉瑛 笑儂，你覺得世界上什麼東西最寶貴？

笑儂 我知道，你又要教我說愛情，但是我是一個誠實的人，我不喜歡說假話。

玉瑛 那麼你說真話好了。

笑儂 我說真話，你又要生氣。

玉瑛 我不生氣。

笑儂 假如你不生氣，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世界上最可寶貴的東西就是錢。

玉瑛 不見得罷。

笑儂 怎麼說不見得？現在的世界是一個物質主義的世界，有了錢就有力量，有了力量就有支配權，不但你的生活可以舒服，社會上大部份的人，都要尊敬你，崇拜你。

玉瑛

不見得個個都是這樣罷？

笑儂

當然不見得個個都是這樣，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所以，玉瑛，你現在應當排除一切無謂的浪漫思想，早一點同我結婚，我也用不着說我怎樣愛你，因為那些都是阿人的話。但是我的確很喜歡你。

玉瑛

你的喜歡靠得住嗎？

笑儂

我的喜歡靠不住，這個很難說，至少目前我相信是靠得住的。不過我是一個誠實的人。就算有這一天，我也決不會對不起你。而且我可以先給你一個保障。

玉瑛

什麼保障？

笑儂

在我們結婚的那一天，我先預備好一張二十萬塊錢的支票，拿支票來換取你結婚的證書。以後假如發生意外，我不喜歡你，或者你不喜歡我，你至少沒有生活上的問題。

玉瑛

這不是成了買賣式的婚姻嗎？

笑儂

世界上有幾個婚姻，完全是真情實意的？固然，千萬人中間，間或也有真情實意的人，在戲台上甚至於有丞相的女兒，甘心情願嫁給一個叫化子，然而在實際人生裏邊，這樣的人太少了。

玉瑛

笑儂，今晚上你爲什麼這樣會講話？

笑儂

也許是因爲我真的喜歡你，要趕快同你結婚。

玉瑛

這件事情，太嚴重了，我還得要考慮。

笑儂

你考慮好了。但是最好不要太久，也許會發生危險。

玉瑛

什麼危險？

笑儂

現在追求我的女人很多，萬一她們趁着我腦筋不清楚的時候，征服了我，你就糟了！

玉瑛

（怒）你這話，太欺負人了！從今以後，我不願意再理你！（從左跑出。）

笑儂 玉璞！玉璞！（從左追出。）

（劉七、趙興出。）

劉七 趙興，你聽見了嗎？

趙興 聽見了。

劉七 真好玩！你覺得剛纔那個男的講的話有沒有道理？

趙興 毫無道理！他媽的，簡直是混蛋！

劉七 你瞧，那兒又有人來了，趕快躲！

（兩人急躲。有章同婉君從右上。）

有章 婉君，你告訴孟羣了嗎？

婉君 沒有。

有章 你怎麼不告訴呢？

婉君 我那兒能告訴他？他是那樣一個好人！

有章 婉君，你不愛我了嗎？

婉君 我當然愛你。我從小就愛你，現在還是愛你。我同孟羣結婚五年，我只能尊敬他，我不能愛他。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沒有辦法。

有章 那麼你就應該離開他。

婉君 人類的行爲，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的簡單。

有章 也許本來很簡單，但是你的思想太複雜了！

婉君 有章，我有一個請求。

有章 就是——

婉君 就是請你暫時不要這樣苦苦地逼迫我。你的熱情，只增加我內心的難受。

有章 婉君，你明白，我不單是爲着我自己。

婉君 我當然明白，不用說了。——有章，你看，今晚上的月色，多麼可愛！一種清涼如水的光輝，透進人的心靈，假如在這個時

候，我身上生得有一雙翅膀，飛到天空，擺脫人世間一切的喜怒哀樂。整個的心，光明空闊，這是多麼美麗的境况呵！

有章 但是人類始終是人類！

婉君 有章，我們爲什麼要生在這個世界？這個世界爲什麼不能盡如人意呢？

有章 既然生了，又有什麼辦法呢？

婉君 也許有辦法。——但是，不好，太可怕了！

有章 你是說——

婉君 我是說。最澈底的辦法。

有章 婉君，你千萬不要這樣亂想。自殺是怯懦的行爲！

婉君 今天讀申報，上面載一對青年男女跳黃浦江，屍首撈起來，兩

人還是緊緊抱着的。

有章 他們爲什麼不奮鬥呢？

婉君 誰知道？也許環境不允許他們奮鬥。

有章 婉君，請你不要再講這些事情。你的思想，越來越危險！

婉君 我現在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危險了。（嘆。）有章，我心裏難過得很！

有章 婉君，不要傷心。無論什麼天大的事情，總有一個最妥當的辦法。假如你不忍心對孟羣說，讓我對他說好了。

婉君 （厲聲）有章，我禁止你！你千萬不能這樣！

有章 到底怎麼辦呢？

婉君 有章，讓我正式地告訴你，假如你對孟羣洩漏一個字，我立刻就要跳黃浦江的！

有章 那麼不說好了。我一定不說，但是就是這樣下去——

婉君 有章，讓我們不談這個問題，好不好？

有章 那末我們又談什麼呢？

婉君 談一點快樂的事情。

有章 那樣的事情纔快樂呢？

婉君 快樂的事情多着呢。比方說，你在意大利的生活，不是頂快樂的嗎？你最喜歡意大利什麼地方？

有章 我最喜歡溫麗斯。

婉君 溫麗斯不是一個極富於浪漫風味的城市嗎？在電影裏邊，我會經看見過牠。有章，假如今天晚上，我們兩人在溫麗斯，坐在那樣古色古香的小船，聽着淒涼宛轉的歌聲，遠望着白光閃爍的波濤，整個的城市沈浸在銀輝色的薄霧中間，我們彼此的心，都沉醉地融成一片。有章，你想，這樣平凡的世界，不是立刻就變成美麗的天堂嗎？

有章 婉君，你雖然沒有到過溫麗斯，你描繪起來，比身臨其境的人，還要親切。

婉君

人生就是這樣，我們的理想，常常都是天那樣高，但是事實上我們還是在地上爬。到底要在什麼時候，這個世界，纔是我們理想的世界呢？

有章

理想的世界，是遙遠的。

婉君

但是人類永遠在那兒追求。有章，你想他們能夠追得到嗎？

有章

他們能夠，只要們有決心。

婉君

決心太難了！——

有章

至少要有勇氣。

婉君

我現在一點勇氣也沒有了。我感覺整個的宇宙，都是停滯的，既不後退，又不向前！真奇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好像感覺，我已經是經過幾百年的僵屍了！呵，有章！有章！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哭。）

有章 婉君，你太興奮了。來，我們再出去散一會步。（有章拉婉君緩步從左出。）（劉七、趙興出。）

劉七 趙興，照剛纔的談話，如果錢孟羣聽到了，不知道要怎樣難受！

趙興 哈，哈，哈！

劉七 真想不到。像錢孟羣那樣有地位的人，連老婆的心都抓不住！

趙興 哈，哈，哈！

劉七 剛纔那一個年青的人是誰？

趙興 我不認識。

劉七 難道你沒有聽見，錢孟羣的老婆叫他有章嗎？

趙興 對了，也許就是秦有章！

劉七 我想一定是他，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

趙興 那麼回頭我們把他一塊兒幹掉！

劉七

趕快躲，又有人來了。

（兩人藏下，玉瑛、笑儂從左入。）

笑儂

現在還生不生我的氣？

玉瑛

不生了。

笑儂

我提出的條件，你認為滿意嗎？

玉瑛

只要我提出的條件，你也認為滿意。

笑儂

我早已認為滿意了。我們這一樁買賣，就是這樣決定了嗎？

玉瑛

就是這樣決定。

笑儂

我們什麼時候結婚呢？

玉瑛

三個月以後。

笑儂

太久了。

玉瑛

難道你要三天以後嗎？

笑儂

太忙了。

玉瑛 依你的意思？

笑儂 一個月。

玉瑛 好，我答應你。

笑儂 明天我們去找律師，商訂合同。

玉瑛 (笑) 合同什麼時候發生效力呢？

笑儂 在結婚的那一天！

玉瑛 那麼我們這個婚姻，完全是合同式的婚姻了！

笑儂 這是最新式的婚姻！

(孟羣、素雲從右入。)

孟羣 什麼是最新式的婚姻？

笑儂 就是合同式的婚姻！

孟羣 這是什麼意思？

笑儂 意思太深了，你不懂。

素雲 玉瑛，剛纔你們兩人在這兒談些什麼？

玉瑛 沒有什麼，我們談一樁買賣。

素雲 什麼買賣？

玉瑛 回頭我對你講好了。笑儂，我們再走一會罷，今晚上的月色頂美的。

（玉瑛笑儂欲從左出。）

素雲 玉瑛，你得小心一點，那兒有一個很深的坑，不要掉下去！

玉瑛 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玉瑛、笑儂從左出。）

孟羣 他們兩人說的話，真特別，我不懂。

素雲 我懂。

孟羣 你懂嗎？

素雲 他們兩人不久就要結婚了。

孟羣 我真不明白，玉瑛這個女孩子，聰明美麗，幹嗎一定要嫁給王

笑儂這樣的人呢？

素雲 你對於王笑儂的印象不大好嗎？

孟羣 他這個人也沒有什麼壞，就是實用主義太多一點。

素雲 一點也不錯。這就是爲什麼玉瑛要嫁給他。

孟羣 爲什麼？

素雲 因爲玉瑛也是一個實用主義者。

孟羣 現在的社會風氣真壞，年紀青青的人，已經沒有一點高尚遠大的理想，只知道錢。

素雲 這是近幾年來，社會風氣養成的結果！

孟羣 我希望這一次抗戰，能夠轉移風氣。

素雲 你相信能夠嗎？

孟羣 我相信能夠，而且必須要能夠，因爲這種風氣不轉移，抗戰就

算成功，中華民族也仍有可慮。

素雲 這是理想不是事實，只看這兩年來，一般的年青人，開口生活，閉口生活，完全不知道生活究竟爲的是什麼。這種情形，正在繼續增高呢！

孟羣 我們今後，須得要改革青年人的思想。

素雲 我想與其改革青年人的思想，還不如改革中年人的思想。二十年前，中國多少有熱血有志氣的青年，但是因爲中年人太壞，青年人不知不覺地就繼承他們腐化的傳統。因爲他們是青年人的模範，模範糟了，只好一代一代的糟下去。

孟羣 你這話固然很有道理，不過問題也不是這樣簡單，因爲現代的中年人中間，也有不少良好的份子。至於目前的現象，二十年來的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也不能不負重大的責任。

素雲 這類話太嚴肅了，我們暫且不談。——孟羣，你看素有章這個

人怎麼樣？

孟羣 秦有章這一個人太可愛了，熱情、聰明、活潑、勇敢、能幹，藝術的修養很高，難怪婉君那樣喜歡他。

素雲 你怎麼知道婉君喜歡他？

孟羣 他不是早就喜歡他嗎？

素雲 什麼時候？

孟羣 五年以前。

素雲 難道你知道？

孟羣 我早就知道了。結婚五年，我曾經用全副的心力，全副的靈魂，來取得婉君的愛，我自以為我成功，誰知結果是完全失敗。

素雲 你怎麼知道你完全失敗呢？

孟羣 昨天晚上，在音樂會。秦有章一上台，婉君的神色，我就看出

大半。後來她稱病出走，我就明白。我五年的工作，就像小孩子用紙牌來堆的房子一樣，秦有章一來，只消用手指輕輕地一動，立刻就完全崩潰了！

我想，你是錯誤，因為婉君對你仍然是頂好的。

婉君對我，固然是頂好，而且我相信以後也會頂好的，但是我們兩人中間的結合，完全是道義上的結合，不是心靈上的結合。我只能佔有婉君的軀壳，不能佔有她的靈魂。

素雲 孟羣，請你不要這樣幻想。

孟羣 這不是幻想，這是事實。我現在什麼也不希望，我只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夠給婉君自由。

素雲 你的意思是說——

孟羣 我的意思是說，我存在一天，婉君決不肯離開我一天，只要我不存在，婉君就自由了。

素雲 孟羣，我希望你的話，都大是事實，就算是事實，你又何必這樣認真呢？

孟羣 一個人人格的高下，就看他對於精神生活認真的高下。假如我對於精神生活不認真，我早已經作了貪污無恥，畏首畏尾的法官，王笑儂、喬玉瑛的生活，就要成爲我最滿意的生活，我的人格就不堪問了！

素雲 孟羣，你太沾滯了。世界上許多的男人，只要他們的妻子對他忠實，他就心滿意足。

孟羣 我可不是這樣許多男人中的一個。我有我的理想。

素雲 你的理想就是你痛苦的泉源。

孟羣 但是理想召來的痛苦，就是人類尊嚴的表現。

素雲 當然是。不過有個人的理想，有國家的理想，世界上很多志士仁人，爲了國家，把個人的一切，完全拋棄。孟羣，只要你能

夠這樣，你的內心就安靜了。

孟羣

素雲，人生是一場戰爭，勝利是一貫的希望。戰場上的勝利，並不能補償情場上的投降。別人也許想得開，我可想不開！

素雲

因為你太好勝了。

孟羣

是的，我素來就好勝，我從小就好勝。記得在小學的時候，我同一位同學比賽象棋，他把我勝了，我不服氣，回家研究了三天三夜，第二次比賽，我居然大勝。但是因為我用心太過，吐了兩口血，大病了一場。

素雲

但是，孟羣，你知道，象棋和戀愛不同。象棋的勝利，在自己的用功，戀愛的勝利，却在別人的態度。一個人的幸福，應當建築在自己的身上，不應當建築在別人的身上。

孟羣

素雲，你想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麼？

素雲

你說呢？

孟羣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最大的痛苦。

素雲 最大的痛苦嗎？

孟羣 因爲痛苦和幸福是相反相成的。沒有嘗試過最大痛苦的人，根本不知道最大的幸福是什麼滋味。

素雲 依你這樣說來，一個人應當自尋痛苦了！

孟羣 痛苦不是自尋的，是從靈魂發生的。沒有靈魂的人，根本上沒有痛苦，同時也沒有幸福。

素雲 不管痛苦也好，幸福也好，總而言之，我希望你同婉君好好地相處，不要鬧出什麼事故來。

（婉君、有章從左出。）

婉君 素雲，同我一塊兒到裏邊去，好不好？我有兩句話要同你談。

素雲 好的。

婉君 你們兩人也進來嗎？外邊已經有點涼了。

孟羣 請你們先走一步，我要同秦先生商量一件小事情。

（婉君、素雲攜手進屋，有章趨前與孟羣握手。）

有章 錢先生，讓我祝你成功！今天的事辦得真敏捷！

孟羣 謝謝！像夏三這樣的人，神通廣大，除了這樣快舉動，又要生出枝節來，所以我事先就同審判官佈置好了。不過，這一次，要是沒有你，也沒有法子把他抓來。

有章 他還有好些黨羽，也得趕快剪除，要不然，我們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孟羣 個人方面，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這一批人，是不能不消滅的。希望秦先生以後特別努力。

有章 這不成問題。這兒我有一張名單，根據這張名單，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

孟羣 秦先生，你真是少年英俊。像你這樣的人，在社會上無論作什

麼事情，都會成功的！

有章 說那兒的話？我不成功的事情多着呢！

孟羣 你也有不成功的事情嗎？

有章 有。

孟羣 在那一方面？

有章 在個人生活方面。

孟羣 你是指戀愛嗎？

有章 對了，簡直是一場糊塗！

孟羣 爲什麼？

有章 因爲我最心愛的女人，已經沒有資格愛我。

孟羣 只要她的心向着你就成了。

有章 我不是這樣容易滿足的人。我相信西洋的一句話：「整個地有

「或者整個地沒有！」

孟羣 你的理想太高了！

有章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孟羣 秦先生，像你這樣的態度，有一天也會作藍蝴蝶的！

有章 什麼是藍蝴蝶？

（劉七、趙興同時出，劉七在台前以手鎗指錢孟羣，趙興在台後以手鎗指秦有章。）

劉七 站住！

趙興 把手舉起來！不許動！動我就給你一鎗！

劉七 想不到你們也有今日！你們會殺人，我要教你們立斃死！

（兩人正欲開鎗，喬玉璞王笑儂從右入，見狀，玉璞大叫。趙興回頭看，有章急奪其鎗。孟羣逃，劉七開鎗，中孟羣肩背。同時有章開鎗打死趙興。劉七第二鎗打死秦有章，從左逃。笑

（跌奔扶孟羣，玉瑛俯視有章。）

笑儂 怎麼樣？傷着那兒？

孟羣 這兒？秦先生怎麼樣？

玉瑛 他不行了！

（笑儂扶孟羣坐椅上，素雲婉君出。）

素雲 剛纔的槍聲是怎麼一回事？

笑儂 刺客！

婉君 孟羣，你受傷了嗎？

孟羣 我到不要緊，只可憐秦先生！

婉君 呵！

（奔赴有章，抱屍大慟。）

婉君 呵，有章！（昏絕，玉瑛急扶她。）

素雲 婉君，你怎麼樣？（奔赴婉君。）

孟羣

素雲，玉環，請你們把婉君扶進去。笑僵，秦有袋子裏有一張名單，請你拿出來，馬上打電話給巡捕房捉人。快！快！快！

（幕）

第四幕

背景：同前

時間：半年後，一個秋天的傍晚。夕陽從西方射來，滿園蕭瑟的景象。

幕開時：玉璞與婉君對坐談話。

玉璞 婉君，今天我看見你，又比上一次消瘦得多了。

婉君 是嗎？我近來也覺得精神不大好，晚上常常咳嗽。

玉璞 這半年以來，你也太辛苦了。成天成夜，伺候一個病人。

孟羣 怎麼樣？有進步嗎？

婉君 前天醫生來診察，說現在已經脫離危險。昨天就准他在外邊散步。

玉瑛

謝天謝地，只要以後不要再出什麼新花樣就好了。像前一次肺棄灌膿，又開第二次刀，差一點把他命都送掉！

婉君

醫生說，以後決不會了，槍子雖然沒有取出來，但是四圍都長好了黏膜。他近來吃也吃得，睡也睡得，就是身體還虛弱一點。

玉瑛

以後應當好好休養，多吃點滋補的東西。這真是好消息。婉君，你心裏一定很高興，是不是？

婉君

我心裏當然高興。我總算盡了我作妻子的責任。

玉瑛

這還用說嗎？你真是一位標準的妻子，只看你爲着孟羣，差不多把你自己的身體都毀了！

婉君

這完全因爲孟羣對我太好的原故。

玉瑛

像你們這樣的家庭，纔真是感情的結合，他體貼你，你體貼他。在平常的時候，互相安慰，在患難的時候，互相扶持。無時

無聊，你離不開他，他離不開你。這樣感性的生活，真是人生最美滿的生活！

婉君

你何必這樣羨慕我？難道你同笑儂的生活，不是最美滿的生活嗎？——對了，你講了我大半天，從現在起，請你談談你自己，你還沒有同我深談呢！這半年來結婚的生活很滿意嗎？

玉瑛

在物質方面，自然很滿意，我們住最漂亮的房子，有最新式的設備，吃最好的東西，出門有汽車。酒樓、飯店、戲院、跳舞場、音樂會，高興去就去。手裏有的是錢，三千兩千，隨便我用。——但是，這些都是物質方面的享受，至於精神方面——

婉君

精神方面怎麼樣呢？

玉瑛

精神方面，完全是空虛的。

婉君

爲什麼呢？

玉瑛

我們的婚姻，完全是買賣式的婚姻。他要的是色，我要的是錢

婉君

。我同他永遠是陌生的人。我們中間，沒有絲毫感情的關係。人同人相處，到相當時候，總會發生感情關係的。

玉瑛

別人也許可以，笑儂可不行。他是一個極端的實用主義者，口裏怎樣說，心裏就怎樣想。他的內心，永遠是那麼冷靜，他的頭腦，永遠是那麼清楚；沒有幻想，沒有熱情，對於世界一切的事情，沒有絲毫的留戀，沾滯。

婉君

他真是一個奇怪的人！

玉瑛

你說不是嗎？最初他對我的態度是這樣，我對他的態度也是這樣，我們彼此也相安無事，但是近兩個月以來，情形大變了。

婉君

什麼原故呢？

玉瑛

兩個月以前，我覺得身體有點變化。我去找醫生，醫生說：這是好的預兆。我回家一連三天，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腦筋裏充滿了胡思亂想。

婉君 想些什麼？

玉瑛 在結婚的時候，我滿心裏以爲男女間的關係，不過是逢場作戲，合則留，不合則去，只要擺脫傳統道德的觀念，建設經濟的基礎，彼此就可以無拘無束，絕對自由。——現在，情形可不一樣了。

婉君 有什麼不一樣呢？

玉瑛 婉君，你同孟羣結婚，五年沒有小孩，所以你從來沒有想到有了小孩的嚴重性。夫婦之間，有了小孩子，就不能分開，也不應當分開。

婉君 (感慨地。)也許我同孟羣中間，正需要這一個嚴重性罷！

玉瑛 你的地位，和我的不同。孟羣同你，完全是感情的結合，有了小孩，你們自然不能分開，沒有小孩，你們也不能分開。至於我同孟羣，完全是商業的結合。我們隨時都準備分開的。然而

現在，偏偏又來了一個不讓我們分開的拘束。一想到這個問題，我的心煩死了！

婉君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不分開就不分開好了。

玉瑛

我固然可以下定決心，死心塌地，守着笑儂，但是笑儂能不能夠下定決心，死心塌地守着我呢？

婉君

我想他能夠的。

玉瑛

你還不深知他爲人。他一生沒有感情。對妻子沒有感情，對兒女也沒有感情。

婉君

你真笑話！他從來沒有過兒女，你憑什麼說他對兒女沒有感情呢？

玉瑛

我曾經把這個消息告訴他。

婉君

他怎樣說？

玉瑛

他很高興。他說：真可惜！小孩子這樣快就來，把你的容貌

毀了！

婉君 他怎麼這樣沒有心肝？

玉瑛 你現在纔知道嗎？當時我聽了他這一句話，背心上發出一股冷氣，半晌講不出話來。他安然無事地走進房間裏去，一會拿一件東西出來。

婉君 什麼東西？

玉瑛 一張支票！

婉君 一張支票嗎？

玉瑛 他說：玉瑛，你不用發愁，這兒有十萬塊錢，你的孩子將來的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婉君 這種行爲，令人太難堪了！

玉瑛 我氣極了，把支票撕成粉碎，痛罵他一場。他也不生氣，冷笑一聲就出去了。我立刻去找醫生，要取掉這一個孩子。偏巧這

位醫生是一個極有良心的人。他說：這是一種犯罪的行爲，他不能作，一個人在世上，應當救人，不應當殺人。小孩子還沒有生下來，有什麼罪，你要殺他？

婉君 他的話是對的。

玉瑛 我心裏很感動，回家仔細一想，再也下不起手。到深夜，笑儂回家，吃得大醉，臉上有女人的口紅。我心裏難過了一夜。

婉君 他居然轉變得這樣快嗎？你怎麼辦？

玉瑛 第二天我質問他，他冷冷地說，他有錢，他要尋快樂，我不能給他快樂，他當然要找別人。

婉君 簡直不成話！

玉瑛 我氣極了，要離開他。他說，離開也沒有關係，不過一個人作事，不應當魯莽。假如我願意接受他的忠告，現在最好不要談這一個問題，因為談起來，對於我是沒有利益的。假如我嫌十

萬太少，他可以加到二十萬，再多他就不願意了。

婉君 又是錢！

玉瑛 他那樣的人，腦子裏還有別的嗎？我知道沒有辦法，只好接受他的錢。並且憑良心說：我那能離開他？我今生今世，無論怎樣難受，我也不能離開他的！

婉君 爲什麼不能離開呢？

玉瑛 我不能讓我的小孩子沒有父親呀！

婉君 這樣一來，以後你的生活太痛苦了！

玉瑛 我根本沒有第二條路。婉君，你常常說：人生不是開玩笑的。

現在我纔知道，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

婉君 就算知道得太早，也沒有什麼用處！

玉瑛 婉君，請你原諒我，我必須要走了。

婉君 爲什麼這樣忙？吃了午飯去不好嗎？

玉瑛 我必須得去。我同笑儂約好十一點鐘在北站去接一位朋友，十

二點鐘在華懋飯店去吃午飯。

婉君 讓我打個電話通知他不行嗎？

玉瑛 不行！不行！這個時候，他已經到車站了。我不去，他又要生

氣。我怕！

婉君 既然這樣，你去罷！不過我希望以後常來，不要忘記了老朋友！

玉瑛 那兒會？我當然不會忘記你！

婉君 我不是說我，我是說孟羣！

玉瑛 孟羣也是一樣。本來想看看他，偏偏他又在睡覺，現在我也不

便驚動他。再見！

婉君 再見！

（玉瑛出。婉君徘徊沉思，忽然大哭。素雲入。）

素雲 婉君，你幹嗎？

婉君 沒有什麼？

素雲 到底剛纔玉瑛對你講了些什麼，使你這樣傷心？

婉君 你瞧見她了嗎？

素雲 我來，她正上車，沒有談上兩句話，她匆匆忙忙地就走了。

婉君 這個可憐的孩子！

素雲 她怎麼樣？

婉君 素雲，這個世界不是理想的世界！

素雲 本來就不是

婉君 素雲，人類爲什麼要生呵！

素雲 婉君，你不應當這樣悲觀，應當保重你自己。你看，你憔悴成什麼樣子了！

什麼樣子了！

婉君 我想，我也活不了幾天了！

素雲 婉君，你不能死，孟羣需要你。

婉君 我當然知道孟羣需要我，假如不是因爲他，我早已經不在這兒

同你講話了！

素雲 婉君，你想開一點罷。

婉君 你教我怎樣想得開？我那樣對不起他！

素雲 你又有什麼對不起他呢？

婉君 五年以前，我就對不起他。這一次他回來，那樣熱情地要求我，我又拒絕他。他一生愛我，我始終沒有回答他一點愛！

素雲 這不能怪你，因爲你沒有機會。

婉君 怎麼沒有機會？那一次我沒有機會？只恨我是一個弱者，白白地辜負了別人的心！

素雲 婉君，你不應當這樣想。

婉君 他死了也不會瞑目的。

素雲 他會原諒你。

婉君 假如他原諒我，我更慚愧了。

素雲 死的已經死了。從今以後，你應當提起精神，來安慰活的。

婉君 我沒有氣力了。

素雲 我知道，這六個月以來，你過的是最可怕的生活。內心那樣的悲哀，外表却要裝出高興的樣子。虧你有本事支持。孟羣一點都不知道，前幾天他同我談話，他還非常高興呢！

婉君 假如他不高興，他的病怎麼會好呢？

素雲 這都是你的功勞。

婉君 我總算對得起人了罷。素雲，我不是曾經對你說，我一生決不作對不起人的事情嗎？我對於孟羣，總算對得起他。

素雲 誰說你對不起他？

婉君 但是對於有章呢？我簡直不是人！

素雲 可是你沒有分身法，你不能兩全哪！

婉君 也許有個顧全的辦法。好在孟羣也不需要我了。前天醫生來診

斷，說他已經脫了危險。昨天已經准許他出外。

素雲 這是好消息。

婉君 我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我想，我可以走了。

素雲 走到那兒去？

婉君 我要走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去。那兒沒有拘束，只有自由。我要一心一意地想念有章，讓他的靈魂快樂。同時我也需要休息，我感覺說不出來的疲倦。

素雲 休息是應該的，你就在家中休息好了，何必一定要出走呢？

婉君 我要離開孟羣。我不能再同他一塊兒住，

素雲 有章活着的時候，這句話還有意義，你離開孟羣，你可以跟隨有章。現在，有章已經死了。

婉君 他還等着我呢！

素雲 婉君，你真的相信，人死了還會有知覺嗎？

婉君 從前我不相信，現在我很相信。

素雲 憑什麼呢？

婉君 憑我心裏的感覺。我已經考慮過好多次了，我一生一世，只愛了一個人，這一個人就是秦有章。我們的愛，是真誠的，高尚的，不可磨滅的。我們的身體可以死，我們的愛情永遠不能死！

素雲 婉君，我看你平常小說戲劇讀得太多，所以腦子充滿了這些浪漫的思想。

婉君 這不是浪漫的思想，這是眼前的事實。並且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素雲 什麼事情？

婉君 前天醫生說孟羣已經脫險，我滿心高興，一個人出去散步，你

知道我到那兒去嗎？

素雲

你到那兒去？

婉君

我到有章墳墓上去，在墳墓上我發現一件奇怪的東西？

素雲

什麼東西？

婉君

一個小小的藍蝴蝶。

素雲

一個小小的藍蝴蝶嗎？

婉君

對了，一個小小的藍蝴蝶，老在那墳墓上飛來飛去。我走到墳前，牠似乎很高興，立刻飛來歡迎我，整個的時間都沒有離開我。後來我回家，牠也送我回家。

素雲

真有趣！

婉君

昨天早上，我又去了。又發現牠在那兒飛。牠又是那樣熱情地歡迎我。我回來，牠又跟着我回來。

素雲

真奇怪！

婉君 素雲，你想，這一隻藍蝴蝶，不是有章的魂魄變化的嗎？

素雲 那到不見得。

婉君 就算不是他變化的，至少也是他渴望的象徵。他生前就渴望我，所以死後還是渴望我。我相信，假如我現在死，他心裏一定很高興的。他的魂魄，一定會像那隻藍蝴蝶一樣的飛來歡迎我。

素雲 婉君，你的思想已經走入迷途，你趕快回轉來罷。不要老想着死，死可怕的！

婉君 死有什麼可怕？

素雲 死是生存最大的威脅。一個人對着死，就像小孩子對着一間黑屋子一樣，空空洞洞，漆黑一團，不知道裏面有些什麼東西，自己毫無把握，不敢一直衝進去。

婉君 但是假如你明明知道，屋子裏邊，你最心愛的人在那兒等着你

。你走進去，就可以會見他，你還有什麼可怕，不敢一直衝進去呢？並且這其間還有一個事實問題。

素雲 什麼事實問題？

一個人有生存的意志，至少先得要有生存的身體。假如他的身體已經毀壞，就算他願意生存，他又怎樣生存呢？

素雲 你是說——

婉君 我是說，我的身體已完全毀壞了。大概兩個星期以前，有一天晚飯後，我心裏一陣難受，回房裏大嘔大吐，過後把痰盂一看，全是紅的。

素雲 全是紅的嗎？

婉君 起初我很驚駭，但是不一會，我就鎮靜了。我知道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可以幫助我解脫我自己。

素雲 你一點也沒有告訴我。

婉君 我不敢告訴任何人，因為當時孟羣正在生死關頭，萬一他知道，是很危險的。現在好了，一切都沒有關係了，無論什麼事情發生，他的身體可以支持的。

素雲 沒有你，恐怕也很難罷？

婉君 我現在也管不着他了。

素雲 這是你的責任！

婉君 不要再談責任罷。

素雲 你到底要怎麼樣呢？

婉君 我已經打定主意。

素雲 你該不是要——

（王笑儂入。）

笑儂 婉君，素雲，我告訴你們一個頂要緊的消息！

素雲 什麼消息？

笑儂 剛纔玉瑛同我到北站去接我一位朋友的车，你知道車站上來了

一個什麼人嗎？

婉君 誰？

笑儂 看樣子很像六個月以前逃掉了的那一個刺客！

素雲 是他嗎？

笑儂 一定是他。我認識人的本事相當地好，凡是見過一面的人，我很少不認識的。我同玉瑛說，玉瑛也說很像，我馬上就跟着他，看見他接了新新旅館的片子，大概現在是住在那兒。

素雲 這個人來做什麼？

笑儂 我們很怕他報復孟羣。當初刺殺的事情發生以後，不是根據秦有章的名單，把夏三的黨羽都捉住了嗎？但是中間走脫了一個最重要的人。據他的同黨說，這一樁人叫劉七，是夏三一個好幫手。巡捕房到處打聽，都沒有消息，這一次他又來——

素雲 讓我進去同孟羣商量，馬上打一個電話給巡捕房。

笑儂 好的。——不過我還有一個請求。

素雲 什麼請求？

笑儂 玉瑛同我的一位朋友，現在華懋飯店，你可以同我們一塊兒去吃飯嗎？

素雲 可以，讓我辦完了這件事。就同你一塊兒去。

婉君 既然笑儂請你吃飯，你就先去好了。等我去告訴孟羣。

素雲 你還是讓我代勞罷，多動了又要咳嗽。

（素雲入）

笑儂 剛纔玉瑛對我說，孟羣的身體已經很好了嗎？

婉君 是的。

笑儂 恭喜恭喜。等他再好一點，我們要大大地慶賀一下。由我來主辦。

婉君 謝謝你一番好意！

笑儂 你的身體，似乎不及從前了，你須要好好休息。

婉君 我快要大大地休息了！

笑儂 到香港去好不好？那兒我有一個別墅，房子很精緻，一切的設備也還可以。

婉君 謝謝你！我用不着！——聽說玉瑛已經有孩子了嗎？

笑儂 是的。

婉君 你心裏很高興罷？

笑儂 少年夫妻，正是尋快樂的時候，多一個孩子，就多一層累贅。

婉君 同時也多一番留戀，不是嗎？

笑儂 這也在個人的看法，我生平對於任何事物，都不留戀。

婉君 笑儂，你討厭孩子嗎？

笑儂 我無所謂。既不上討厭，更談不上喜歡。

婉君 假如我有一個孩子，也許我就有救了。

笑儂 有救？救什麼？

婉君 救我自己。

笑儂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婉君 你不久就明白了！

(素雲出)

素雲 笑儂，事情辦妥了，我們走罷。(走，回身。)哦，婉君，孟翠說，他想出來散散步，問你可不可以？

婉君 好，我立刻就進去。

素雲 再見！

婉君 (上前執手，傷感。)素雲，再見！

素雲 婉君，凡事要放寬心一點。

婉君 我知道！

笑僕 再見！

婉君 再見！

（兩人出。婉君癡立凝望，回身進房，正值孟羣出來。）

孟羣 婉君，他們走了嗎？

婉君 走了。你幹嗎又一個人跑出來？

孟羣 在屋子裏悶得慌。身體好一點就關不住了。我們去散散步，好不好？

婉君 下午去不好嗎？

孟羣 那麼我在這外邊坐坐總可以？

婉君 也好。

孟羣 婉君，我真高興，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地好，再一兩個星期，我就可以完全恢復了。

婉君 那就好。不過以後你總得聽我的話。

孟羣 我當然聽你的話，我那一回不聽你的話呢？

婉君 剛纔你就不聽我的話！我沒有允許你出來，你爲什麼一個人就走出來呢？

孟羣 這是我的錯，請你原諒，以後決不敢了！

婉君 孟羣，真的以後你聽我的話嗎？

孟羣 真的！

婉君 假如我不在這兒呢？

孟羣 你怎麼會不在這兒？

婉君 比方說，我有點什麼事情出門去耽擱一些時候，我吩咐的話，

你也聽嗎？

孟羣 我也聽。

婉君 聽好久。

孟羣 你要我聽多久，我就聽多久？

婉君 這纔是我的好孩子！我放心！

孟羣 婉君，你放心好了。你是我最賢淑的妻子，你是我最理想的愛

人。你是我生命的靈魂，你——

婉君 假如我死了呢？

孟羣 你不會死的。

婉君 中國人總歸有死的時候。是不是？

孟羣 那麼我也死好了。

婉君 我不許你死！

孟羣 沒有你，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

婉君 你剛纔不是答應聽我的話嗎？你瞧，你馬上就不聽話了！

孟羣 好，好，好！我聽話！

婉君 孟羣，你聽我說。假如我死了，你可以爲我悲傷半年，半年以

後，你必須要重新提起精神，替國家服務。現在中華民族，正

是呢急的時候，像你這樣的人，是死不能死的。

孟羣 你說得很對，不過我希望不會有這一天。——我的病剛好，爲什麼我對老談這些不吉利的話呢？讓我們談點喜慶的事情好，你講罷。

婉君 婉君，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個新計劃。

孟羣 我的孩子，真有長進，居然有新計劃了！

婉君 真個瀟灑，我就完全好了。我還要請三個月假。

孟羣 請假做什麼呢？

婉君 請假到香港去。

孟羣 剛纔笑僵還告訴我，他香港有一個漂亮的別墅，要請我們去住呢。

孟羣 那就更好了。我們可以在香港舒舒服服地過三個月，一來讓你好好地休息，二來我還可以藉此機會，到後方去工作。

婉君 到後方去工作嗎？

孟羣 上海這個地方，不是久留之地。將來說不定有淪陷的一天。以後抗戰的中心工作，還是在後方，我應該早點準備。

婉君 孟羣，你這個計劃真好，我希望我也能夠參加。

孟羣 你當然能夠參加。在後方的婦女，和在上海的婦女不同，她們的工作多着呢。

婉君 只要我還有一分力量——

孟羣 婉君，你是一位精明能幹，有血氣，有熱情的女人，國家很需要你。老在上海躲壓，把你的才能埋沒了。

婉君 孟羣，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本來是一個最不中用的人。以後關於這一類的工作，希望你加倍努力，來代替我作。我只想休息。

孟羣 假如你覺得精神不夠，想休息，我也不勉強你。

婉君 孟羣，你真是一個好孩子，這樣聽話，這樣體貼我，我死了也

要感謝你！

孟羣 又說不吉利的話，以後不要再說了！

婉君 孟羣，現在不是秋天了嗎？

孟羣 是的。

婉君 你瞧，樹上葉子都落下一大半了！

孟羣 是的，婉君。

婉君 地上的草，也漸漸黃了！

孟羣 是的，婉君。

婉君 春天什麼時候纔來呢？

孟羣 冬天過了，春天就來。

婉君 那不是很久嗎？

孟羣 不久，只有幾個月。

婉君 孟羣，一個人的——生有沒有春天呢？

孟羣 有的。

婉君 什麼時候？

孟羣 年青的時候。

婉君 依你說，我們已經沒有春天了，是不是？

孟羣 還有的。

婉君 還有嗎？

孟羣 一個人心境快樂的時候，就是春天。

婉君 孟羣，你快樂嗎？

孟羣 我快樂。

婉君 爲什麼？

孟羣 因爲你愛我。這一次的病，充分表現了你对我的愛。我生平沒有這樣快樂過。

婉君 生平嗎？

孟羣 當然，以前也快樂，但是這一回我最快樂，因為你對我最好。

婉君 我以前對你不好嗎？

孟羣 以前對我也好，這次對我更好。人生的事情，真是奇妙不測，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假如我不受這樣重的傷，我怎麼能夠充分享受這一次的快樂呢？

婉君 我希望你永遠快樂。

孟羣 我一定永遠快樂。

（素雲倉皇入。）

素雲 你們知道嗎？玉瑛傷了？

孟羣 怎麼樣？

婉君 玉瑛怎麼會傷呢？

素雲 是汽車壓傷的。

嬌君 怎麼會？

素雲 我們在華懋吃飯，笑儂說了一句不好聽的話，玉瑛責備他，他又說了句大套，玉瑛氣極，一趨跑出來。我同笑儂追他，剛出門，她已經走到街上，一輛汽車飛似地跑來，立刻就把她壓傷了。真慘，滿身都是血！

繆君 真想不到！

孟羣 笑儂呢？

素雲 他正忙着攆她到醫院。對了，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

孟羣 什麼事？

素雲 劉伯天纔已經捉住了。

孟羣 你怎麼知道？

素雲 我的汽車走新新旅館門前經過，因着是圍了許多人，門口站了許多巡捕。

孟羣 讓我把電話到巡捕房去問。

素雲 我陪你去。

（兩人匆匆入巡捕房，婉君徘徊沉思，傷心難受，在胸前取出一封信，放桌上，出。）

（停一會，孟羣素雲出。）

孟羣 真的捉住，太好了。婉君！她到那兒去了呢？

素雲 也許丟着玉瑛去了。

孟羣 （見信。）這是誰的信？

素雲 什麼信？

孟羣 你瞧！

素雲 （讀信，手戰慄。）糟了，婉君自殺了！

孟羣 讓我看！……孟羣，你必須聽我的話……我死以後，只許你悲傷半年，半年以後，你必須要提起精神。替國家服務。現在

中華民族，正是危急的時候，像你這樣的人，是不能死的。
：「真的！她到那兒去了呢？」

孟羣

（驚起）讓我們去追她！

（兩人欲出，笑儂入。）

素雲

笑儂，你看見婉君嗎？

笑儂

看見了。

孟羣

在那兒？

笑儂

在外邊馬路上。我的汽車來，看見她，我停車招呼她。對面一

輛車開來，她向前面一躲，開車的人趕快停車，已經來不及。

我下車看，她已經絕氣了。我們得趕快去！

素雲

對了，玉瑛怎麼樣？

笑儂

我正來報告她的死信。

素雲

她死了嗎？

笑儂

到醫院不到十分鐘就死了！

素雲

真可憐！一會的工夫，兩人都過去了！讓我們去看婉君罷。孟羣，你去嗎？

孟羣

（起立，站不住，又軟坐下。）

素雲

那麼你安靜一會罷。我們走！趕快！

孟羣

（兩人出。孟羣掉頭難受，再舉頭說）

小小的藍蝴蝶，你居然等着你的情人了！還有另外一隻藍蝴蝶呢？他只有獨自地飛，獨自地飛。——（起立）但是他是有力量飛的！

（幕）

附註：本劇絕對保留上演權，一切接洽，請直
函重慶民生路一三三號青年書店陳鏡。

(幕)



陳 蝶 作 詞

藍 蝴 蝶 序 詞

黎 錦 暉 作 曲
王 人 藝 和 聲

Moderato

(字詞依蝶聲節奏明顯強弱之高低並不依照旋律進行，仍以自然的語勢為準)

誰 也 免 不 了 要 粉 墨 登 場 誰 也 不 能 夠

世 界 是 一 個 舞 台 人 生 是 一 本 戲 劇

誰 也 免 不 了 要 粉 墨 登 場 誰 也 不 能 夠

在 後 台 休 息 戲 劇 離 不 開



衝突 生活 少不了 鬭爭 一切的 悲歡

離合 都賦子 交戰的心 靈

Allegretto

說 什麼 紅巾 翠袖 說 什麼 伏骨 柔情

尋到了 夜 闌 天 靜 消滅得 無 影 無



Andante

形

你瞧 那 凄 凉的 月 色

普 照 着 荒 草 孤 螢 你 瞧 那

敗 葉 残 枝 反 襯 着 斜 陽 暮 景

更 無 人 歌 辭 歌 曲



更有無人長嘆撫膺
 縱有那藍色的

蝴蝶留下了情人的象
 徵

Marc.
 嚴重的時代已經來臨
 全面的抗戰

驚起了國魂
 開轟轟
 林槍



翻滾波刀光劍影
青山

染遍了赤血
狂飈掀起了怒潮
平靜的十里

洋場
再不能安閑的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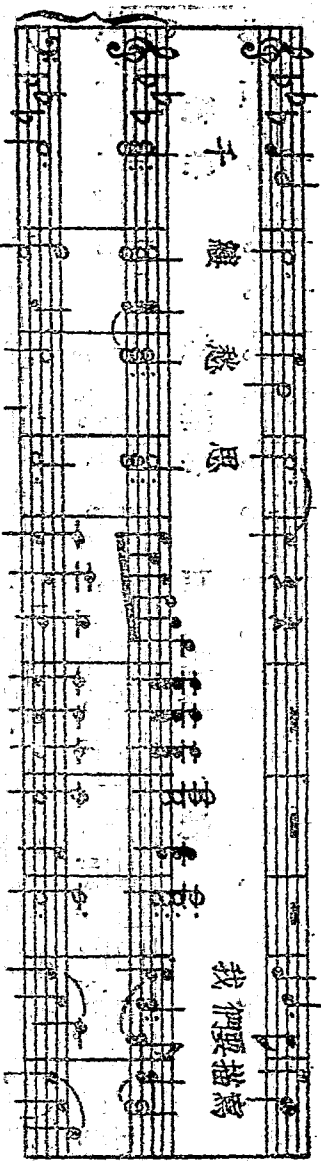
Andantino
這其間有偉大的靈魂
遭逢着最艱難的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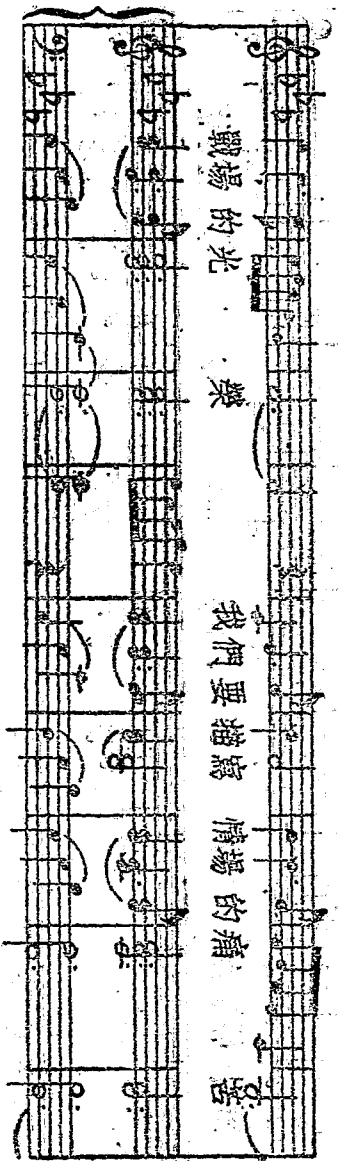
試 正氣 射出了 萬丈 光芒 柔情 引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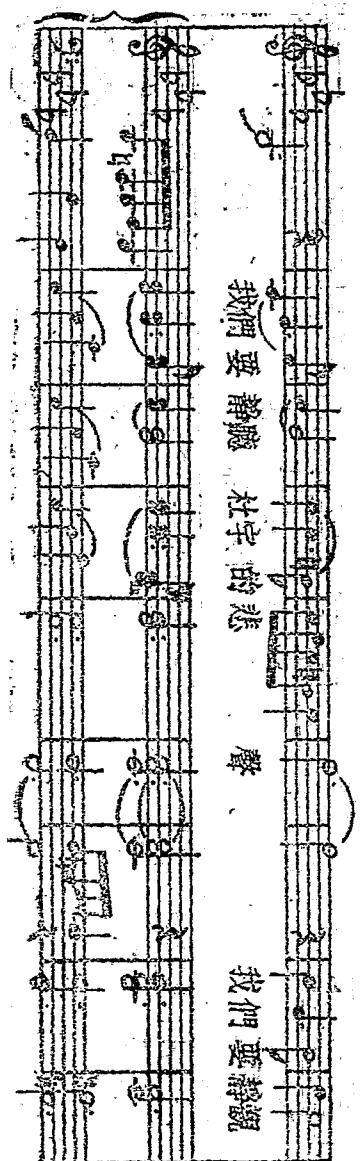
千 絲 愁 思 我們要描寫



戰場 的 光 榮 我們要描寫 情場 的 痛 苦



我們要靜聽 杜宇 的 悲 聲 我們要靜觀





藍蝴蝶的飛舞

戲劇建設崇高的藝術
藝術表現精彩的

人生舞台的帳幕
次第展開

真實的人生並非幻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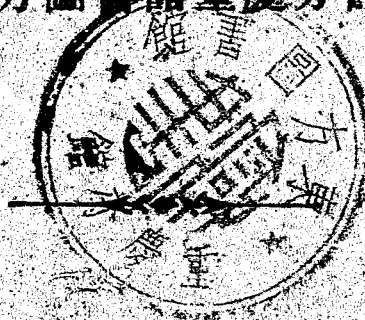
青年書

一新少

特主
撰

以上三大月
出版絕無脫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14.5

7588

登錄號數.....21684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25/3/14	75/3/24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一——一〇〇〇〇)

藍 期 錄

每册實價國幣十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著 者 陳 樹 立 銓

發行人 俞 樹 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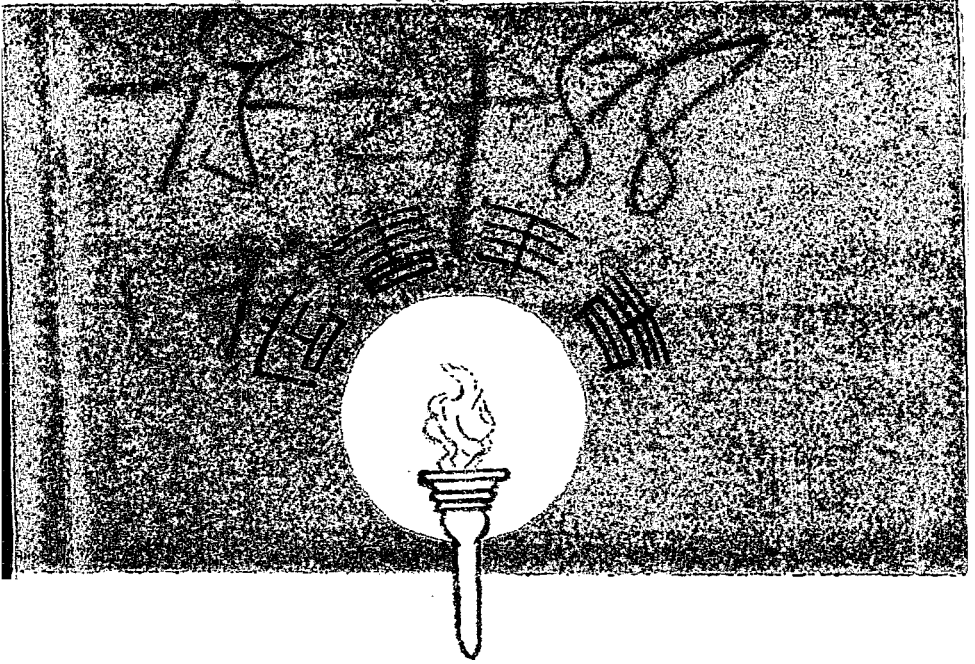
發行所 總店重慶民生路三三三號
青年書局分店

印刷者 政治部印刷所
重慶磁器口李家巷

分售處 青年書店各分支店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第三卷字劃安會員委查察誌雜書圖史中



C
4.6

